30多年前,一个路 遇的画面,至今嵌刻在我 的记忆里。

那时,我住在市区-座立交桥的东面。每天早 晨, 骑自行车带着儿子夫 桥两的小学上学。有一 天, 刚骑上桥, 就看见桥 面人行道上,一位老人, 扶着一位年轻人,慢慢行 走。这位年轻人似乎身体 有疾,一瘸一拐的。骑上 前去,回望,年轻人30 多岁,脸色苍白,眼光飘 散,似笑非笑;老人已有 60多了,却身子挺直, 步伐稳健, 只是目光沉静 而忧伤。

-次看见, 在那个时 点, 便天天见到了。无论 是大风小雨。有哪个老 人, 会天天扶着一位年轻 人走路?我猜想,应是父 子俩。只有父亲有这样沉 默的忧伤, 也只有儿子会 放松地接受父亲的扶助。 看儿子独自嘻哈的表情, 似乎有精神的疾患。每天 的散步,是为了把儿子从 神情飞散的歧路中拉回?

每天骑车上桥的回头 瞥,父亲眉宇间隐忍的 忧伤, 让我心动。

与妻说起父子俩,妻 说,家里有难以治愈的病

孩, 做父母的焦虑, 都得 埋在心里, 如碰上父母自 己也有病,那真叫难了。 她讲了一位同事的事。

儿子也有30多岁了。 儿子小时有多动症,到了 初中, 便读不下书去。去 了。当母亲的被当

头一击! 就在此 时,母亲患了恶性 脑肿瘤,动了手 术。还好,早期。

身体却垮了下来。没过几 年,又患甲状腺癌,又是 手术。这下,走路也困难 了。这时,孩子在家闲 着, 白天睡大觉, 晚上坐 电脑前,不知在玩什么。 也去上过班,不久便让人 家辞了。只能去申请残疾

陪着去逛超市。老妈拄着 拐扙,摇晃着身子,半路 上也不知哪里一碰,摔 了。儿子在一旁, 傻呆 着。路人扶起,已满脸是

7年前,女作家蒋丽萍患重症不幸 去世了。蒋丽萍是我的挚友,一直想写 一篇悼念她的文章,以了却我多年的心

于工作关系,我们经常在一些采访场合 碰到, 当时, 她是《新民晚报》的记

第一次见到她,就给我留下了深刻 敏 的印象:中等个子,文静的气质,一副 能干。她一笑起来,那一口雪白而又整 到愉悦。

当专业作家。我知道她挺能写的,不是 -般地会写,而是很有思想观点。有-

会?"她露出一口雪白而又整齐的牙齿和那招牌式的 "不好吗?"我连忙回答: 灿烂笑容,反问我: 好,很好!"我倒不是恭维她,而是她的写作才能,



牌式笑容,回答我:"好得很哩!"我 不敢多说,我知道她很辛苦,一直沉浸 在写作中。我知道她在撰写《浦熙修 传》,为了对历史的真实性负责,她无

数次地去浦熙修的老家嘉定了解,去北京与浦熙修的

作,想起了由于工作调动等原因,有许多记者离开新闻 界去了企业界、文学界、出版界。为此,我特地关照有关

编辑同志,一定要把这些 同志列进这部著作里。其 间,我想到了蒋丽萍,连忙 寄了张表格给她, 还特地 给她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头依旧是清脆 灿烂的笑声。她说: 们到底是多年的老朋友, 所以你没有忘记我吧? 这一次, 我们在电话里聊 了很长时间,特别聊到了 浦熙修的一些事情, 因为 浦熙修的女儿也经常跟我 通信。那天,我们天南地 北聊得很开心, 但她却丝 毫没透露身体欠佳的情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 刻,她还在为《赵超构 《澹园的孩子们》和 《浦熙修传》奋笔疾书

这位女同事也已六 医院找医生判断, 医生说 是神经方面的病,看得晚

有一次, 儿子要老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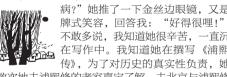
我和蒋丽萍相识在三十多年前。由

金丝边眼镜, 有着深邃的洞察力和精明 齐的牙齿和灿烂的笑容, 一定会让你感

后来, 蒋丽萍去了上海市作家协会

次在某个场合碰到她, 便问她: "你咋去了作家协 的确是适合从事专业写作工作的。

以后,又一次遇见她,只见她的头发雪白、根根 



子女接触, 其间的辛苦与坎坷只有她自己知道。 2006年,我正好分管一部新闻记者辞典的编纂工

这个夏天,一连串的高温刷新了上海的 气象纪录。窝在家里孵空调,吃冰西瓜,依然 难消暑气。即便是到了傍晚,太阳下山,走在

> 儿时记忆里上海的夏天不是这样的。 没有空调的年代,夏日晚饭后的时光,是 居民小区里的"社交时间"。彼时,由于福利分 房的政策,一个新村里居住的居民往往是一 个单位或者兄弟单位的同事,只要不下雨,吃 过晚饭,洗完澡,便是人们拿着扇子、提着小

街道上仍是仿佛走在蒸笼里一般让人气闷。

板凳或者躺椅出来乘凉聊天的时间。 那时节, 电视机是稀罕物。偏偏我所居 住的新村里有一户人家有电视机,还在夏日 夜里搬到户外的空地上来,每每吸引不少人 端着小凳子,簇拥在电视机前,久久不肯离 去。电视机是黑白的,频道也就那么三两 节目算不上丰富精彩, 却是人们夜间最 时髦的娱乐休闲方式。它是对资讯和内容的 一个全新的呈现,即使一板一眼的新闻节 目,都可以让人津津有味地聊上半天。一些

血。事后,妻与她说,你 自己走不了路,以后别陪 儿子了。她说,我是想让 他出去散散心啊! 或许对 他的病有好处, 天天在家 睡觉,怎么办啊!说着, 两眼便有了泪。

可她在儿子面前. 从 来是平静的。知道儿子的 病治愈无望, 也不让他情 绪受干扰。只要儿子在, 她在家接待客人,通电 话,都是热情有加。她加 入癌症协会,有病友来 电,她的第一句话都是,

你还好吗? 她会经 常想着,哪个病友 需要什么东西,家 中有的, 就送给人 家。她是想让儿子

知道,家里一切如常。尽 管儿子对母亲的癌病常识 所知无几。当她与我妻子 两人聊天时,她会说,儿 子无望, 我这身病, 他爸 老了后,谁来管他?在儿 子面前只能装没事,可你 知道我心里有多愁?!

这隐忍着的忧伤,两 个儿子都不会知道。立交 桥上的父亲,会挺直着身 姿; 而那位母亲, 走路蹒 跚, 也会义无反顾地走在 前头。他们不会在儿子面 前表现出心里的痛惜,他 们明白,这于事无补。明 知为之无效而为之, 犹如 夸父追日。他们追逐的只 是意念中的希望, 万一实 现了呢?这"万一",是 他们路途中的烛光, 他们 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扑向这 摇晃着的烛光。

### 旅游散曲

王养浩

天池

盘山龙蛇行, 观池九 天近。银纱重重遮倩影, 云散笑盈盈。山外暑气漫 浸, 山里浓荫, 白山池

#### 镜泊湖晨游

东方出朝阳, 平湖碧 浪,两岸青山遥相望。毛 公山下轻驰往, 伟人安 雄鹰飞何方? 道士 山上, 蟠桃今朝分外香 万顷碧波渔舟忙, 古国城

### 游长春伪满皇宫有感

凉亭依旧草木丛,泳 池碧波涌。佛堂泪眼拜祖 宗, 江山破旧不堪回首 寒夜薄衾谁来拢? 爱妃昨日梦。黄袍加身尽 是空, 前半生里罪孽和泪



其实, 他们的隐忍, 他们的追逐, 都是在释放 着父亲, 母亲们对孩子的 爱。隐忍是向内的释放, 追逐则是向天的呼唤了。

夜允杯

这两位当父母亲的把 忧伤隐忍,我对这隐忍的 表情却常常地牵念。我搬 离立交桥东后,向一位也 曾见过父子俩, 仍住在桥 东的同事打听, 有否再看

法国去了多次, 住民 宿是头一回。

这些年,旅游住民宿 不少。所住的民宿,大体 是两种。第一种是原汁原 味的民居。住里昂的那 家: 在外讨圣诞, 空出的 屋子临时出借。巴黎那户 是全家常住美国, 空房交 给中介 Jules 朱勒斯打理。

## 法国民宿

袁念琪

此外, 也有把住宅改造成 酒店, 专做租借。第二种 是把度假村建如民居,你 可做饭烧菜,相似在家。

在里昂, 民宿在半山 上,要走长长一个斜坡, 车能开上去; 三日共付人 民币 1500 多元。客厅很 大, 空间挑高: 屋子加阁 楼有三层。卧室有三间, 一间大人,两间儿童房放 着双层床。楼梯旁的墙上 有照片,有两个儿子;这 些黑白照片,都是男主人 拍的。上下两个浴室,就 是不能同时洗澡,因为用 的是电热水, 供不应求。

在巴黎的民宿位于好 地段;一周1万多人民 币,平均一天1000多。 有两间卧室,客厅沙发床 也可睡人, 性价比还是高 的。去年住离卢浮宫不远 的诺富特, 隔壁是热闹的 客房价也要 1000 出头。

大门隔壁是电影院。 斜对面拐角上,又是家电 影院;说是巴黎最大的, 但其貌不扬, 还不如阿拉 国泰电影院门面有腔调。 出门坐两站地铁是歌剧 院 未在里面 总想起 《虎口脱险》中的那些场

> 景。比邻歌剧 院就是中国人 和春天百货,

次,没坐地铁,都是两条 腿走。不是省钱, 实在不 远,就是徐家汇到青松城 的距离。

里昂的女房东叫索 一个法国"大路货" 名字。送给我们这些房客 一瓶红葡萄酒,据说是习 俗,但在巴黎却没有。进 了卧室发现,床上的毯子 上,还放着糖果。 在书架最上层,放 着四个摆件: 小铁

壳热水瓶、瓷人、 彩盘和画。上海人 讲的"铁壳", 其实多指 铝制热水瓶。瓶身红牡 丹,帽上有朵熟悉的葵 花, 那是我们上海保温瓶 三厂生产的向阳牌。索菲 说,那是外婆留下的,但

旧市场 Les Halles:

果都还在世,该谁搀扶谁

至今,父亲该有九

儿子也该老态了,如

熟悉的老佛爷 我们来回多

不清楚是怎么来的。向阳 牌热水瓶是上海的名特优

产品, 当年出口主要是2

你, 当初是你怂恿我将稿子寄出去的, 这回, 自取其辱了吧。我将满腹怨气全

少安勿躁, 母亲轻轻拍了拍我肩头 到桥上那父子两人? 他告 诉我, 也曾看到过一阵, 微笑着说。女儿, 你真了不起, 没有一点背景, 全靠 后来就不见了, 这父亲直 自己打拼,妈妈无能,不认识任何文坛名人来帮你一 把;但你要相信自己,也相信妈妈的眼光,大可不必 不容易, 都已是让儿子搀 扶的年龄了。这样的散 在乎别人的看法,哪怕他是天王老子。东边不亮西边 光,能让儿子凌乱的神经 安静下来吗?

撒在母亲身上。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至今犹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封退稿信。并

我从1976年底开始投稿,均如雪花飘逝。那个

个无名作者要想发表点东西,如同登攀蜀道,

非耿耿于怀, 许是记住了母亲当时对我讲的一席话。

偶尔得到编辑先生一封退稿信,给些鼓励之言已属意

外开恩了。那天,接到上海本地一家在全国都赫赫有

名杂志的退稿信 那直教我开眼界长见识 退稿信原

来能这么写。我难以形容它当时给我的打击以致开始

怀疑起自己,是不是在走一条弯路?压

根儿不是搞文学的料? 我久久回不过神

来,端坐着一动也不动,也不知母亲啥

时过来,拿着信在读:作者热衷于抒写

《大女的心律》一己小我感情世界,立

意平庸,格调低下,作者心理扭曲、变

态,思想不健康。不要念了,妈!我喊

了起来, 你嫌我痛苦还不够吗? 都怪



亮,天下刊物多着呢,即便永远发不出 去,那又何妨,你又不是为发表而写 作, 你不是一直这样走到现在的吗? 母 亲的一番话使我深受鼓舞,增强了信 心。我感到, 我正处在一条抒写内心生 活的道路上,这在当前的诗坛是多么独特和超前。

对,走自己的路。 母亲为我沏好一杯茶,将一粒糖送入我嘴里,接 着说,你要一阵风一阵风地挺过去,一道坎一道坎地 迈过去。一种强大的势力可以切断一个人所有的路, 但摧毁不了一颗勇敢的心。这就是独行侠, 这就是孤 胆英雄。母亲说这话时的神态倒真像个即将出征的勇 士。此时,我已豁然开朗,我开始调侃起她来,妈, 你不当演说家真是亏了,三个子女口才都远不如你, 全给你一个人占了, 你好自私啊。哈哈, 母亲开心地

母亲回自己房了。我静静读了一会书,端起茶杯 往厨房走去,经过母亲房间时不经意瞥了一眼,立马 惊呆,母亲正悄悄擦眼泪呢。我没响。我懂。女儿在 社会上受委屈,做母亲的哪有不心疼的?让她安静会 吧,我再没惊动母亲。然而不知为什么那封退稿信都 没让掉一滴泪的我,此刻,却无端泪涌。

没想到,之后在巴黎 的帕特丽夏·塔图尔女士 家,在这位法中之家创始 人的客厅一角又见到两个 热水瓶。一小一大站在组 合的中式柜子上,图案也 是花卉。LOGO 是鹿,那 就是北京的产品。从法国 的普通人到知识分

子,怎么都欢喜把 中国的热水瓶作为 摆件? 莫非如一首 诗所写: "你给热

穿上冷的甲胄/正像老人 谨慎地保护天真/生活教 会你懂得/保卫热忱需要 勇敢, 也需要镇静。"

住进民宿, 走近法国 人的日常生活,看见了过 去没见过的一面。在里昂 索菲家的厨房, 发现垃圾 桶真大, 高有1米, 直径

超过 100 厘米。垃圾桶配 感应装置, 手一靠近, 自 己开盖,用起来十分方 便。里面套个大黑色塑料 袋,袋口有绳子,一抽可 收口。墙上的吸刀架弹眼 落睛, 大大小小的刀吸在 上面, 犹如兵器陈列。去 时是冬天, 他家浴室有暖 衣架,挂上替换内衣,洗 完澡,暖暖地穿在身上。

在巴黎那户,厨房门 口的过道上,一架子的录 像带,看到电影《低俗小 说》。乌玛·瑟曼手里一支 烟,还有一把手枪。那感 觉,就如大学上课听老师 说,只要唱起《国际歌》, 就能找到自己的同志。

住民宿的日子里, 仿 佛自己就成了城市的一分 子。进大门和楼房,开门 按四位数密码,一个个数 字按下去,记住了巴黎。 兜里有把房间钥匙, 晓得 院子和过道里灯的开关 每天早晨,与年轻的看门 男子道一声"伯殳"。走 到大门口, 撞见一位年轻 的妈妈,推着手推车,车 里一个,另一个小女孩, 站在车把手前的踏板上。 往往就是在一个老时间、 个老地方, 见到一张熟 悉的面孔,才知道你身在 何处。

我知道, 客居民宿的 我是这座城市的一个过 客: 但民宿的经历, 让我 更加亲近和了解它。



半熟不熟的人,一不小心就聊出了志趣相投 的感觉。直到在电视荧屏上出现那个地球图 案,人们才三三两两地散去,这个过程亦会 持续不短的时间。被主人大方地拿到户外的 电视机,俨然成为了晴朗的夏夜里,社区居 民的社交中心。

# 夏夜里的"电视社交"

朱凌

那之后的几年里, 电视机逐渐进入了上 海家庭中。夏日的夜晚,不会再有很多人在 露天簇拥着一台电视机,不舍得离去。但电 视机依然是夏夜消暑的社交中心。那时,除 了电视机, 上海人的家庭中还有了录像机 (有不少是托亲友从国外买回来的),租借录 像带到家里看成为了新的时髦。

那一年暑假,因为我的期末考试成绩特 别好,得到了爸爸的奖励——允许我每天晚

上看两盒《射雕英雄传》录像带。 一整个暑假 里,爸爸每天借来两盒录像带,差不多有将近 三个小时的时间,我可以在电视机前看这部 经典港剧,那大约是我接触金庸作品的最初 的方式。邻居的小伙伴和爸爸单位的年轻同 事也时常过来一起看录像。那个初识金庸的 夏天,不知空调为何物的我们,吃着西瓜聊着 天,任凭凉爽的穿堂风吹走暑气,满足而快 乐,一年里最热的那些日子似乎并不难熬。

电视机被闲置、移动互联网勾连起人与 人的这几年里,夏天似乎变得越来越闷热,我 所居住的社区,有着几万人,可是,在晚饭后 出来散步乘凉的却寥寥无几。比起和邻居聊 家常,大家更愿意紧闭门窗开着空调抱着手 机刷朋友圈。空调打到了 20°C,闷热的暑气 却依然难消。

十日谈

明日请看一篇《字 里行间享"风凉"》。